堅瓠集

序

堅瓠集二刻告成以示稱翁稱
翁囅然曰此非稼軒意也稼軒
篤學士也擁書萬卷自擬南面
百城銖心史秉購求如不及博
聞醜記不啻温公之每事必諮

方一
出處子雲之藩溷皆着筆札同
輩咸畏之余家貧不能得書性
懶又弗耐抄錄記誦一二輙便
遺忘忽忽有所憶口不得道以
質稼軒哏哏成誦不爽隻字洵
可繼行秘書矣而古今人事是

非得失歷歷在臆闈幽表微皆
人所未發又所稱皮裏陽秋也
平日所纂輯每百頁為一編字
必端楷卷帙且數十皆有關正
學足以羽翼名教秘未壽梓稼
軒意若有待焉者堅瓠所載不

過閒情剩馥或前摭巵辭或近標别韻目存神賞聊付管城後先所得何止八卷因狥雞林之請不惜好事之目以是知非稼軒意也然幽人遊子于月戶芸窓車聲帆影閒袖出一編用資

談柄不誠下酒物哉宜乎洛陽
爲之紙貴不脛而走天下也細
微必錄感觸最真談笑之間大
道斯寓是編也諧世醒世之用
半焉夫子言之矣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稼軒其深自

信也夫

康熙辛未清和朔秤翁彭榕序

堅瓠二集卷之二目錄

覗卦 吝卦
騙卦 壽卦
蟹卦 內黃侯
圓膏火螯 蟹詩
芙蓉詞 水上打一捧
賦詩得釋 落霞
華清宮詩 角妓垂螺
詩家喻愁 石獨山單

詩咏溺婦　　題松

朱文公詞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一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寒拾問答

寒山問曰有人打我罵我辱我欺我嚇我騙我淩虐我以極不堪待我如何處他拾得答曰只是避他耐他忍他敬他畏他讓他一味由他不要理他你且看他咪拾得數語非特啞而自甘直與山鬼之伎倆有

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同意至末後你且看他一語不止牢騷憤激而天道好還之意默寓其中可不戒哉

各省地諱

各省皆有地諱莫知所始如畿輔曰響馬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胯河南曰驢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浙又曰獃江西曰臘雞元時江南亦號臘雞福建曰

獺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
曰象務各以諱相嘲成化中司馬陝西楊
鼎與司寇福建林聰會坐林戲曰胡兒十
歲能窺豹以楊多鬚而年少楊即曰獺子
三年不似人又河南焦芳過李西涯即見
詹縣乾魚戲曰曉日斜穿學士頭西涯曰
秋風正灌先生耳以諺有秋風灌驢耳句
也廖鳴吾道南戲倫白山曰人心不足蛇

吞象倫曰天理難忘獺祭魚又蜀舉子張士儼與廣士某善每見輙曰委蛇委蛇其廳聲曰碩鼠碩鼠又李時嘗以聯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荅以響馬能空冀北群又嚴嵩生日江西士紳致賀嵩長身聳立諸紳俯身趨謁高中玄旁睨而笑嵩問故中玄曰偶思韓昌黎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衆亦閧堂大笑

楚中二督學

嘉靖間楚中督學吳小江有愛少之癖冠者多去其巾爲垂髫應試吳見其頷上網痕遂口占一詩曰昔日戴冠已偉然今朝丱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閒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一作曾省吾代之所拔亦多弱冠桃源一生聞其風遂剃去鬚髯入試考居四等及發

落省吾以四等人多不欲盡加朴責恕其齒長者而責少者此生以無鬚被責人嘲之曰昨日割鬚爲便考今朝受責加煩惱儒巾紗帽不相當有鬚無鬚皆不好

陳全

明金陵陳全貭俊才性好烟花持數千金遊燕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爲中貴所執將畀巡城全曰小人是陳全

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其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能令我笑即釋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

咏減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彈詩自命或戲令咏減氣詩覘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啻君自其口出人皆摧

鼻而過之

賣閒

承天寺僧日岫開刻賣閒詩索和憲副李如穀滋先生以詩訶之曰老禿何人敢說閒八旬行腳古來傳磨磚碓米僧家事施鳥添香度日緣閒自已偷誰敢賣賣于天詭定追還鄭某可賣閒難賣鬼兮神鑑不汝憐

詩嘲廣文

萬歷中王廣文號竹月年邁鬚齒已落更缺一耳一生作詩嘲之曰竹月號三無無耻齒之耻無然而無有爾耳則亦無有乎鬍偶御史蒞府各縣屬候見於官署中談及斯詩以爲笑譃及入謁一令忽覩竹月於班行中不覺失笑御史疑令慢己詰之令因以實對并舉前詩御史亦大笑

耳聾詩

弘治初杭庠沈明德宣嗜酒能文工於書畫叢學吳原明因沈納卷取閱之與之一語且重聽命賦耳聾詩限談字因草書耳聾二字於牌沈望見耳腳帶長以爲打字亟奔去吏輸以作詩遂口占云紅塵飛滿舊青衫貧病年來奐更兼四十無聞聾亦順半生多學老何堪山蟬一任鳴方歇穴蟻

從教闘正酣兀坐無言心似水對人袖手
侈清談後以貢授安慶訓導○雪濤諧史
一人以易語賦耳聾云飛在天見在田亢
有悔確乎其不可拔潛

俗語歇後

吳中黃生相掀唇人呼為小黃數嘴讀書
其寺中一日寺僧進麫因熱傷手忒地黃
作歇後語謔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

光頭勒謂麪纍撫忒也僧亦應聲戲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張八蓋隱小黃家嘴四字黃亦絕倒

清客門對

一清客書門對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有人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六箇未經出痘見者絕倒

買鹽吃醋

萬曆中湖廣張孝廉其奸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歸鎖閉其門用杖擊孝廉脛哀求得脫告屠兒於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令已悉前情乃置一聯於狀尾云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吃醋以杖叩其脛

對句

滇南趙某仕楚中爲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役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糊燈籠火星照命思之未得至歲暮見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指案大叫遂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大歲當頭老人認其怒已叩首乞哀守語其故厚賞而出

玉堂爭閙

景泰間修續通鑑綱目督促翰苑各舉所

知於是丁參議珵等皆被召詣大年教授
扶病入館退食私寓經宿物故章主事誠
病劉治中實老劉宣化璣之日昔人云生
老病死苦史館備矣時丁珵與宋尚寶懷
尚氣失色忿詈館中陳緝熙鑑作一詩云
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
毒手拋青史故發偷言汚玉堂同擠有情
難勸解外郎無禮更傳揚不知班馬蘇

葷會爲修書鬧戲場

嘲醫

世譏庸醫者甚多近見諸史一條云一醫治一肥漢而死人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爲我擡柩至墓所醫人率妻子共擡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爲事累連妻長子云可奈尸肥擡不動次子云如今只揀瘦人醫

抱佛脚

士子遇文宗按臨始用功讀書謂之抱佛脚不解其故後見中山詩話王荆公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容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上去投下去脚豈非的對王大笑則抱佛脚之說相傳已久而未知所本及見宋張子正世南宦

游紀聞云雲南之南有番國俗尚釋教人犯罪應誅者捕之急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剃髮爲僧以贖前罪即貰之諺云閒時不燒香急則抱佛脚本此

用舊句

杭有一婦夫死未終七即嫁被族人訟於官俔金編修爲解釋臨審時金以他事見令侔問此婦何事令曰丈夫身死未終七

嫁與對門王貴筆金曰月移花影上闌干
春色惱人眠不得令笑而從未減

嘲方子魯

歙人方子魯以造墨起家多薦紳交有長安貴人寄蘭州羢於方時已四月矣方急爲製衣服之以誇示賓客汪南溟作詩嘲之曰愛殺蘭州乾𩋙羢寄來春後趲裁縫寒回死等桃花雪熱透生憎柳絮風忽地

出神尋細脚有時得意挺高胸尋常一樣
方子曾經着絨衣便不同

舊律易字

廣東二貢士爭名至相毆友人用舊律易
字誚之曰南北齋生多發顛春來爭榜各
紛然綢巾扯作黑蝴蝶頭髮染成紅杜鵑
日落三竈眠閣上夜歸朋友笑燈前人生
有打須當打一棒何曾到九泉

歐公詩戲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作詩戲之云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桃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原父得詩不悅一日歐公與王拱辰同在會間原父戲曰有一學究訓徒徒誦毛詩至委蛇委蛇徒念從原字學究怒而責之曰蛇當讀作姨毋得再誤明日徒觀乞兒弄蛇飯後方來

先生怒其來遲欲責徒曰遲弄姨者從衆觀之先弄大姨後弄小姨是以遲也歐公亦爲噱然蓋歐公與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壻歐公先娶王夫人妹亡後再娶其妹故拱辰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按簡肅公墓文拱辰兩爲公壻而詩話皆作歐公未知何故

唐解元詩

吳令命役於虎丘採茶役多求不遂譖僧令笞僧三十復枷之僧求援於唐伯虎伯虎不應一日偶過枷所戲題枷上曰官差皂隸去收茶只要紋銀不肯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見而詢之知爲唐解元筆笑而釋之○又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以紙筆求画伯虎遂画海螄數十題其上云海物何嘗數着君也

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
時敲蓋臂戒菴漫筆作瞿炳暘作

吏對

泰興令胡瑶矐一門子坐堂時見一吏挑
之與偶語令怒欲責治之吏漫云渠是小
人表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對曰表弟非表
兄表子汝能對免責吏曰丈人是丈毋丈
夫令嘉其善對笑而釋之

火迫酇侯

唐京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目之曰火迫酇侯宋南渡有郭其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咏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屏風便面一一書此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而困將謂之尿汁諸葛正堪作對

藕熟顏回

代醉編宋陳繹好爲敦朴之狀時謂熱熱顏回熙寧中台州推官孔文仲舉制科對策言事有痛哭太息語執政惡而斥之繹時翰林學士曰文仲狂躁眞杜園賈誼王平甫笑曰杜園賈誼可對熱熱顏回

印章

天順間錦衣門達甚得上寵有桂廷珪者爲達門客乃私鐫印章曰錦衣西席後有

廿棠爲洗馬江朝宗壻棠亦有翰苑東床印章一時傳賞可爲的對

黃歷給事

林居漫錄王涵峯守初入諫垣例當建白乃請行令各省直少印黃歷每啚止給里長一本而啚民就觀焉以省國用同時某御史倣其意請少印青由每啚止給里長一張而啚民併列焉以節冗費都人爲之

諺曰黃璽給事青由御史宋紹興間趙需
名鶱鵰諫議見昨非菴日纂成化中胡汝
寧號蝦蟆給事烏臺青瑣何代無賢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東坡慕樂天因以為號按南
賓志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柄詩
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稟不磨人
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為才多可証

訓別字

春日與友踏青郊外聞一蒙師訓擂鼓武
註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持誤
訓特友急叩館門連呼先生蒙師驚愕問
故友曰裴子搖鼓柄好搖蒙師大慚相與
一笑而別猶記有一師姓潘訓只令惟有
鷓鴣飛鷓誤訓作鹿人謂之潘鹿鴣以其
兄號鹿鹿也

文笑

一童縣試蒲盧也題中云此一蒲盧也俄而拱把俄而合抱俄而參天葢狀其易生如此主司批云不消幾時蒲盧塞滿天地間矣又先生訓初學以記誦借用之法其徒記魯衛之政兄弟也文謂魯之政即衛之政可也謂衛之政即魯之政可也後作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借用此

調見若噴飯曾見一士作莫我知也夫爲
三疊法云我非鳳也人以我爲德衰之鳳
莫鳳知也夫我非狗也人以我爲喪家之
狗莫狗知也夫我非虎也人以我爲貌似
之虎莫虎知也夫嗟乎好奇而不顧其安
若此譚概載雖使五尺之童二句破云以
可欺之人居可欺之地而卒莫之或欺焉
可以見天理之常存而人心之不死矣或

嫌其欠簡從他日作齊人獵較二句破云魯俗預聖人雷又嫌其崛且晦須不長不短鬍切題面字眼方醒人目一日作子之燕居節破云記聖人之鳥處甲之出頭而天之側頭者也一士作二女果題中二股立柱云堯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又聞今文九尺二句破云約莫一丈長只好死吃飯聞者絕倒

祝石林

給事祝石林曾爲黃陂博士入郡遇黃岡令劉星岡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吾鄉士人有大哉堯之爲君一節題破云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祝曰吾鄉亦有一破題是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破云處無可奈何之地遇絕不相干之人同官絕倒明年祝登第劉以考察去位

俗讖

譚概宋太學各齋除夕設祭品用棗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讖南都鄉試前一日居停主人必煑蹄爲餉取熟題之讖又無錫呼中字如粽音凡大試親友則贈筆及定勝糕米粽各一盒祝曰筆定糕粽○又崇師歲考前一日禱於關聖者必置筆與錠等子於神前取必定一等之意其祝文

云伏願瞌睡瞭高犯規矩而不挺糊塗學道屁文章而亂圈更爲可笑○吾蘇近有一笑話因屁文章附錄之秀才與光棍經紀三人會飲各以所志行一令經紀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西太湖變了窰淋滷每觔賣二十文次至光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沈萬三打殺了人我要詐斷渠脊梁筋末至秀才曰妄想心妄想心但願低試

官射瞎了㜻眼睛拿我這樣屁文章圈滿子考第一名一時傳以爲笑

同東集

悅生堂隨抄吳僧法海好作惡詩萃成帙劉從事爲序云師雖習西方之教頗同東魯之風因題曰同東集長於譬喻動有風騷昔唐小杜既爲老杜之次今師又在小杜之下

劣詩

東谷贅言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醋訪隣幽隱翁見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甚開乃朗吟宋人詩曰總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説梅花不要詩恐其作詩唐突梅花也狂生忿其嘲已肆詬而去明日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

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發在百花潭上看
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許規性急

駒陰冗記定海太守沃泮性褊急官路鮮
合者王襄敏越爲許規之云今日牧民當
尚簡此行聽訟貴行寬黃堂正是三公路
莫負吾儒洗眼看泮終不能用晚年家居
猶訐奏大臣過失坐戍榆林後宥還

題鳩鵲

雪濤諧史楚中一顯者常苦嫡妬不離閨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來謁值其內閧顯者欲借端亂其聽指所懸鳩鵲圖請詞客賦之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相與大笑內聞之亦解

懼內有理

或論三綱之義夫爲妻綱五行之道陽伸陰詘則夫豈無有畏於妻者觀理義曰太平廣記王經天門子云凡男命皆起於寅寅純木之精也女命皆起於申申純金之精也木有木而不畏金者也又男道主火女道主水未有火而不畏水者也況陽能發育主生陰能收斂主殺未有不樂生而畏死者也此懼內之理鮮有如者

解大紳

解縉扈從永樂遊內苑上登橋問縉當作何語對曰此謂一步高一步及下橋又問之對曰此謂後邊又高似前邊上大悅一日上謂縉曰卿知宮中夜來有喜可作一詩縉乃吟曰君王昨夜降金龍上遽曰是女兒縉即曰化作嫦娥下九重上又曰已死矣應曰料是世間留不住上笑曰已

投之水矣應曰衝身跳入水晶宮上本欲詭言以困之既得詩深歎其敏

歐陽酒令

歐陽公席間行令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商人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公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曰當此時徒已上罪亦做了○七修類藁郎仁寶與群

十一賓戲官令以犯盜事爲對一曰發塚可對竊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可對累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繼者爭曰原其情非盜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決非盜對者解曰今之斂人財而幹公事者尅減其物豈非盜乎開天窗即諺所謂分子頭也又一人曰尤有好者三櫓船可對四人轎衆哄而笑坐有四轎者不

樂郎曰賢愚不等賢者嘗稱四傑入四科不肖者可謂四獸等四凶豈曰盜焉衆然之而四轎之客亦樂

麻胡

成郎中貌陋多髭再娶之夕岳母謂之曰我女一菩薩乃嫁麻胡成聞之作詩曰一椿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穩婆爲人收生反生子於産家而醫人因急症死於病家者又蔡倉官權巡捕而爲盜刦掠一時畏盜口稱爺爺盜以其平昔頗作威福而故擊之好事者作一絶曰穩婆生子收生處醫士醫人死病家更有一椿堪笑事捕官被盜叫爺爺

歇後詩

有時少湾者延師頗不盡禮致角口而去或用吳語賦歇後詩嘲之曰少湾主人吉日良時束修且是爺多娘少身材好像夜叉小鬼心地猶如短劍長鍋三杯晚酌金生麗水兩碗晨餐周發商湯年終算帳索咸席百家姓有索咸席頸句劈拍之聲一頓棋打破瓜無元

輟耕錄一人娶妻已破瓜無元衰可濟作如夢令贈之云今夜盛排筵宴準擬尋芳一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見還你一方白絹

張趙兩相

南昌張位蘭谿趙志臯皆與張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為州同後屢遷俱於辛卯拜相太倉王元馭當國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

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楊南峯浴

俗傳三月三為浴佛日今作四月八日六月六為猫狗浴日有客誚楊南峯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謂其傲思以報之楊乃于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亦浴君

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

王嫈醅鉢

輟耕錄松江俞俊負氣傲物伯顏柄國賦清平樂長短句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數鷗鷺鶯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爲人所訴幾罹禍患張士誠據有平江日俊以貽通松江僞尹鄭煥著

宗華亭酷刑脧削邑民怵入骨髓袁海叟作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袞袞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人皆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於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墮醋鉢爲其所碎王婆年老無知詠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吃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諸理齋詩

鳳林夏五名景待延師周四維訓子以不合欲再延妻曰何爲又增人口夫不從又延羅成吾將諸理齋亦館於夏戲曰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四維尚未去如何又請羅又夏五甚寵妻極長每同立僅齊妻乳理齋作歌後詩謔曰夏五官人因談彼夏五娘子龐侍已有時堂前德建名 剛剛

攟着果珍李

盤門詩伯

萬曆初盤門外兄弟二人張蘭谿張蘭洲爭以惡詩倡和爲自矜許或作詩嘲之曰盤門城外兩詩伯蘭溪蘭洲同一脉胸中全無半卷書紙上空污數行墨泥花溪頭杜少陵潯陽江口李太白二公陰靈猶未散終日在天尋霹靂有朝頭上呫聲能語矣

猶言啊一聲也打殺兩個眞娘賊

輥卦

元雒南潘子素純嘗作輥卦譏世之仕宦以奕棋滑稽而得顯爵者雖資一時之謔浪不爲無補於名教卦辭曰輥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輥亨天地輥而四時行日月輥而晝夜明上下輥而萬事成輥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輥君子以容身

固從初六輗出門无咎象曰出門便輗又
何咎也六二傳于鐵樽象曰傳于鐵樽天
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輗輗厲无咎象
曰終日輗輗雖危无咎也九四模稜吉象
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禘輗象曰六
五神輗老于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
揶揄之象曰以輗受爵亦不足敬也輗耕
餘謂此篇存宋末卽有或非潛所作

吝卦

元平江蔡宗魯偉作吝卦以譏守財虜曰
吝亨利居閉不利有所爲象曰吝鄙嗇也
利居閉无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
初六居窮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
于周急莫惜其貧也悔亡无攸利已終有
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
弟貞凶象曰聽婦言吡于私也不養其親

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于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于君子雖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來吝于酒食弗克歡元吉象曰不吝于色惑于湎也務所欲樂

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衆從其類也吝于酒食啟大謬也雖弗克歡可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內吝于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內畏寡婁也吝于教子終无所成也

媥卦

元扶風屬文璧斑見人多華而不實因作媥卦曰媥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

于君子家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于正言謂
或庶幾也終凶謂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
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罷尸
棹吾謂君子以求名于祿初九謂于同朋
无咎象曰同朋于謂又誰咎也九二畧施
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
來其謂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謂民取則也
享其酒食以祟功也九四餘言如蕢以娱

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
九五君子終日高論王用徵安尊以迎終
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論受徵不善也終
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
六奔論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奔論衆怒
殺之何過也論卦切中時病眞得風刺之
正

挑燈集異嘉靖間維揚富室下菊亭感而壽者也其祝辭連幅布壁間卜村撰壽卦以壽之卦曰壽元亨元永貞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壽順動以豫靜而有恒故壽壽元亨天下通也元永貞无咎德相承也君子吉慶无窮也小人否不克終也天地壽故四時行而萬物亨聖人壽則王道成而天下平壽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引年壽君子

以積躬畀仁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初一存于躬酒食貞吉无咎无據象曰酒食之貞樂以正也次二壽于室小有慶其樂衎衎吉悔亡象曰其樂衎衎吉室家慶也次三壽于庭以其玄纁吉朋至斯孚小人勿用象曰玄纁之吉交以德也小人勿用其儀忒也次四壽于宗不于其門于其野有攸往无不利象曰于野之壽道大光也利有

攸往民所宗也次五壽于王國錫汝保極受茲介福八荒攸同元吉象曰壽于王國以尊同也錫汝保極乃化中也介福元吉其寵隆也次上壽爽世无疆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爽世无疆何永壽也吉无不利自天祐之也

蟹卦

予性嗜蟹擬隸蟹事以補傅肱蟹譜之遺

困作蟹卦曰蟹亨利涉大川不利有攸往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蟹解也[illegible]以兌剛而亨故解也利涉大川終无尤也至于八月有凶其道窮也象曰蟹澤上于地君子以飲食宴樂初六用憑河需于沙出自穴盈缶象曰需于沙宜乎地也盈缶乃大得也九二蟹用牡大壯朋至斯孚一握爲笑勿恤永吉象曰朋至斯孚道大光也六三外

剛內柔包荒不遐遺剝之无咎象曰剝之
无咎應乎天也九四備物致用君子有蠱
不速之客三人來食之終吉象曰君子有
蠱志喜也食之終吉不素飽也六五月幾
望利西南不利東北象曰幾望有損乘天
時也不利東北察地脈也上六觀我孫厭
衰洛滯淩君子吉小人否象曰觀我孫厭
亦不足貴也君子吉尚貧也小人否尚口

乃窮也

內黄侯

內黄侯蟹也詩人王居載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歎賞內黄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蹣跚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清異錄蟹曰含黄伯

團臍尖螯

山家清供蟹生于江者黄而腥生于湖者

紺而馨生于漢者苦而清又曰圓臍膏尖

臍螯秋風高團者豪萌與手不必刀鎸以

薦尤可饕因與山谷詩曰一腹金相玉質

兩螯明月秋江所謂詩中之騷也

蟹詩

墨莊漫錄毗陵士人常某爲蟹詩云水清

詎免雙螯縶鼎秋老難逃一背紅譏朱勔

父子惜其全詩不載又有常將冷眼觀螃

盤看你橫行得幾時之句

芙蓉詞

宋高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宫袍呼醉醒休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誤為高季廸詞不知季廸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春光向菊前蓮後

絕勞雁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風一番雨一番霜蘭冊不採寂寞橫塘冕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朦人杳杳水茫茫論其優劣後來居上

水上打一棒

乜修煩蘋正統間處州葉宗劉謀逆杭縣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黜中生員往訴於府府公不爲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

一棒猶言無用也府公聞而不察疑其胥

語喚回詢之生員告其故遂曰汝能賦此

當免其役因賦詩曰丈匕琅玕杖碧流一

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

珠散復收鷗鷺驚飛紅蓼岸鴛鴦起自

蘋洲想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鉤

守大賞遂除其役

賦詩得釋

弘治間餘杭貢士符楫赴第時舟行過土
豪之灘亂其裝被留閘爲秀才請作詩
楫口占云儂是餘杭符秀才家間有事出
鄉來撑船稚子雖無識總是豪灘忒佔開
笑而釋之又汝水有放生池官禁採捕有
士子垂釣於中爲邏者所獲送之有司問
知士人試以詩釣者口占曰投却長竿捲
却絲手携簑笠賦新詩如今刺史清過水

不是漁人下釣時禮而釋之

落霞

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文困學記聞以爲本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語丹鉛錄又引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

勅語不比何啻青出于藍鬱藹藹說代醉編符以落霞爲飛蛾鶩蚜，鶩也鴨欲食飛蛾而相逐故曰齊飛若雲霞又何云飛郎仁寶以飛蛾爲悞前解可笑其云落霞乃鳥也㑹於內臣處見之形如鸚差大遍體緋羽飛則文采可觀未知孰是

華清宮詩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精緻奇麗遠出李義

山莊故之上前散見於唐音及品彙漁隱叢話長安古志各載其一楊升庵備錄於丹鉛錄中

門橫金鎖閒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一

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天如水滿空霜鬟不曾飛

二

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

三

草遶回磴絕

鳴鸞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角妓垂螺

丹鉛錄張子野詞垂螺定額走上紅裀初趁拍晏小山詞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月白風淸長倚昭華笛裏聲又紅窓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來多垂螺雙螺盡當時角妓未破瓜時

頟飾

詩家喻愁

詩人有以山水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須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

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候盖以三者
比愁之多尤爲新奇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石獨山單

八閩志莆田鳳凰山有廣化寺宋翁點讀
書寺中夜醉擊鐘一人出呵之點亦韓詰
其人應曰能屬對吾語汝乃云拆破磊文
三石獨縣日分開出字兩山單其人領之
曰正郎言訖不見後縣官至正郎石獨山

卽塔園中花名也

詩以溺婦

東谷發言松溪戴珊督學南畿偶牋用蘇之盤門見少女溺死水濱命縣官掩之命諸生賦挽詩蔡伯方弱冠賦詩曰芙蓉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素手尚籠羅袖薄清波難徙玉容羞無烟絲牽香魂杳花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閶歌此曲月明

風細不禁愁歲大稱賞對教官惜之曰此生詩有首譽而無氣骨者恐冬悲之木不實卑譏之子不壽明年佃果死

題松

東谷贅言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有松一株三百年物也縣尹立公署命工伐之處士研自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樑材無復清陰覆綠苔今夜月明風露冷誤他雲

外鶴歸來縣尹讀詩悵然遂止其代

朱文公詞

滿江紅詞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

傳爲朱文公作翁語舉以問公曰乃一僧作僧亦號晦庵云文公有水調歌頭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天一夜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